

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53

菩萨本缘经 3 卷

[卷上](#) [卷中](#) [卷下](#)

[毘羅摩品第一](#), [一切施品第二](#), [一切持王子品第三](#), [善吉王品第四](#), [月光王品第五](#), [兔品第六](#), [鹿品第七](#), [龍品第八](#).

No. 153

菩萨本缘经卷上

僧伽斯那撰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字恭明译

毘罗摩品第一

若心狭劣者，	虽多行布施，
受者不清净，	故令果报少；
若行惠施时，	福田虽不净，
能生广大心，	果报无有量。

我昔曾闻：

过去有王，名地自在，受性暴恶，好行征伐。时，有小国八万诸王，首戴宝冠常来朝侍；其王口恶，身行无善，常为非法侵陵他境。王有辅相——大婆罗门，修清净行，智人所赞，口言柔软，不宣麤恶，有所造作，能速成办，面目端严，为世所敬，四毘陀典靡不综练；诸婆罗门所有经论，通达解了无有遗余。

是时，辅相年已衰迈，遇病未久，奄尔即亡。王及人民闻其终歿，悉生懊恼，思慕难忍。时，王思念不去须臾，即为臣民而说偈言：

「如何此大地， 一旦无人治，
如海无主船， 随风而东西。
我所尊敬者， 出家已成就，
口善言柔软， 常能利益世。
如何便终歿， 令我心恼闷，
犹如无灯明， 而入于闇室。」

尔时，诸臣即白王言：「唯愿大王宽意莫愁，勿谓国中更无有任为辅相者。是法婆罗门虽复命终，其子年幼聪明黠慧，颜貌端正世无及者；发言柔软悦可众心，修行忍辱心常寂静，无有憍慢贡高自大，博学多闻无书不综，利益众生犹如梵王，名毘罗摩。唯愿大王，即命此人以为辅相。」

时王答言：「彼若有子如汝说者，我从昔来所未曾闻。」

臣复言：「大王！是婆罗门子常求正法离于邪法，爱护己法未能为人。」

王即答言：「子若是才人，何得违毁先人家法，若离先业则不得名求正法者，是人先父常以正法佐吾治国，能令吾等远离众恶，虽作如是治国治务，终不破失婆罗门法，如其彼人如汝说者，便可召来。」

诸臣奉命，即遣使者，召毘罗摩，将诣王所。到已就坐，敛容而踞，说如是言：「大王！今日以何因缘而见顾命？」

王即答言：「汝不知耶！我之薄佑，汝父辅相不幸薨殒，大地倾丧人民扰动，我为之忧，其心迷闷。」

时，毘罗摩即白王言：「夫爱别离非王独有如此，皆是有为法相也。大王昔来不曾闻耶！若天、龙、鬼神、阿修罗、干闥婆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沙门、婆罗门，若老若少，悉无得离是终歿者。大王！一切众生决定有之。大王！譬如火性悉能烧然一切之物，无常之法亦复如是，悉能坏灭一切众生。王不知耶！是老、病、死，能丧众生，如四衢道头华果之树，常为多人之所抖擞。大王！譬如駛河常流不停，众生寿命亦复如是；大王！如金翅鸟投龙宫中，搏撮诸龙而食噉之；亦如师子在麀鹿群威猛；一切众生在三界中流回，死法亦复如是。大王！如是死法，非以亲近财货求赎软言诱恤而可

得脱，亦不可以四兵威力逼迫御之，令其退散，如是死法决定而有，是众生常法。以是义故，大王于此不应生忧。」

时，王闻已心生欢喜，复向诸臣说如是言：「未曾有也，如是童子，年虽幼稚乃说先宿耆旧之言。」时，王即语毘罗摩言：「汝不知耶！汝之先父爱护于吾犹如赤子，是故我今感其恩重，忧愁迷闷；吾今轻弱顽嚚无智，如汝所说吾永无分，汝今若见垂顾矜哀，愿先承嗣纂继家业，我当诚心尽寿归依。」

时，毘罗摩即作是念：「我今如何一旦对至，今闻此言莫知所作，犹如羸人步涉高山。」复作是念：「今者，承嗣毘辅国政，于诸人民虽多利益，然我所修纯善之法则为亏损。君治国土称万姓心，当有无量诸过患事，所谓刑罚，劫夺他财威陵天下，或摈或驱，要当随王行如是法，若行正法，我善则损；今我若故修行善法，则不上称大王圣怀，若称王法，善法日衰。」

作是念时，王复白言：「大师今日何所思虑？」

时，毘罗摩即答王言：「我今所念，当以何术令王身及国人民悉得利益无诸衰耗，亦复思惟王与国人福德过患，若先行善后行于恶，则不名人。大王！宁为实语，而作怨憎；不为谄言，而作亲厚；宁说正法，堕于地狱；不说邪谄，生于天上。大王！我今思惟筹量是事。大王！若有人能思惟是义，当知是人则能利益一切众生。」

王闻是语，心生欢喜，复作是言：「大师！我等若能如是行法，所修善法，则为不损。」

时，毘罗摩即奉王命纂承先父辅相之业，然后渐渐劝化，是王及八万四千小王修持正法；亦令其国所有人民，背舍远恶，不贪五欲。时王修行无量善法，如毘罗摩等无差别也。时毘罗摩见王如是，心生欢喜而作是言：「我今已为修治国土，然我善法无所衰损。」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当以何等因缘劝诸众生，悉令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。然诸众生受性不同，或欲闻法、或贪财货、或嗜五欲、或乐爱语、或好愤闹多人亲附、或好随逐善人之行、或乐多爱心无厌足。我今幸有大智方便，悉能摄取一切众生，安止住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亦复有余方便。譬如日出，虽能照了一切天下，然不能为盲者作明；我亦如是，虽复能为一切众生说无上道，然不能为无慧目者而作

利益。我今复当以衣服、饮食而给足之，令其饱满，心欢喜已，然后复当为之说法，令其信受。」

时，毗罗摩思是义已，即至王所，作如是言：「我今已为无量众生作法事已。聚集三法，所谓修行正法，聚集钱财所愿成就，则令一切国土安乐无有怨讎，正法增长犹如初月，好名流布八方上下。唯愿大王，听我修行无上正法。」

尔时，大王闻是语已，心生惊喜，衣毛为竖，白言：「大师！诸欲所作，愿具告勅。」

毘罗摩言：「我今欲作一切大施，施中所须愿为我办。尔时大王即于城外，安旷之处庄严施场，唯愿大王，善言诱喻，诸作使者无令于我而生瞋恨；尔时大王及给使者，皆悉欢喜敬意，供办饮食所须；寻于诸方击鼓宣令，若诸众生凡有所须——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、象马、车乘香华、璎珞、末香、涂香、舍宅、灯明悉来集此，当相奉给。」复说偈言：

「我为利益，	诸世间故，
随诸众生，	所须之物，
乃至身体，	手足血肉，
舍离之时，	犹如草芥。
汝等若受，	是供养时，
则当一心，	思惟善法；
受供养已，	不应贪着，
当以善法，	利益一切。
若以我力，	能速涅槃，
以为众生，	流转生死。
是故久住，	不取涅槃，
无量众生，	堕老死狱，
我欲拔之，	永离远离。」

时，毘罗摩菩萨摩訶萨所设供具，令无量百千万亿众生，随意所须悉得充足，善言说法：「诸大德！我今忘身以忧汝身，汝等今已受我供养。好自利益当观正法，若死至时虽有父母、妻子、亲族无量财宝，不能令命住一念顷，及其命尽独至他世；父母、妻子、亲族财宝无随去者，唯有业行不能舍离。」复为大众而说偈言：

「为父母亲族，修行于恶法，
命终堕三趣，无有随逐者。
于今现在世，若受苦恼时，
虽有父母兄，不能受少分。
况于未来世，而当有代者，
是故当一心，莫为他行恶。」

「诸大德！汝等今身安隐无患，所谓衰老、肺病、欬逆、头痛已无是病，当勤修行一切善法。」是毘罗摩菩萨摩訶萨，以二摄法摄取众生，所谓财法：满九十日过夏已讫奉施嚩愿。所谓金盘具足八万盛以银粟、八万银盘盛以金粟、八万小牛、八万乳牛悉从一犊，是一一牛乳日一斛，纯以白迭缠覆其身，金角银蹄庄严映饰；八万童女形体端正，金宝璎珞以自庄严，一一女人有一侍女，供给使令皆净洁，是诸女人各有一床，或金、或银、琉璃颇梨、象牙、香木，种种茵蓐以敷其上；牛车八万、象马八万，及诸仓库，钱财珍宝不可称计。如是等物悉庄严已，而作是念：「今是施物将无少耶？」

尔时，菩萨为诸婆罗门说如是言：「汝等当知，我今集聚如是种种金银、女人、车乘、象马、仓谷、珍宝，正为汝等，幸可少时寂然无言，听我所愿，然后随意共分而去。」

尔时，一切诸婆罗门寂然无声。是时，菩萨为诸众生自谏其心：「汝心所作常求果报，犹如猕猴入于稠林。」而说偈言：

「我今所布施，普为诸众生，
如是之布施，实不望其报。
愿悉施众生，等受于快乐，
以汝贪善故，久在于天上，
亦以贪恶故，久住于地狱。
复以贪着故，作此大施主，
或作贫穷人，或行于大施，
或时以自在，守财而慳贪，
或以自在故，自坠于贫苦。
或复以纵逸，久在于生死，
轮转无穷已，犹如轮转地。
我在久远来，随顺敬事汝，

虽作如是事，不能令汝喜，
汝令当安住，不动寂静中，
我今所布施，悉为诸众生。」

尔时，毘罗摩菩萨即以右手执持澡灌，以大慈悲熏修其心，怜愍一切诸众生故，涕泣流泪而作是念：「我今所施，不为梵王、摩酰首罗、释提桓因，假使更有胜是三者，亦不怖求；唯求佛道，欲利众生断诸烦恼。我今当舍己身、妻子、奴婢、仆使、珍宝、舍宅，唯求解脱，不求生死。我今所施柔软女人，愿诸众生于未来世，悉得断除所有贪欲；今我所施五种牛味，愿诸众生，于未来世常能惠施他人法味；今我所施如是敷具，愿诸众生，于未来世悉得如来金刚坐处；我今所施种种珍宝，愿诸众生，于未来世悉得如来七菩提宝。」作是语已，从上坐所循行澡水，而水不下，犹如怪人不肯布施。

尔时，菩萨即作是念：「今此澡水何缘不下？」复作是念：「将非我愿，未来之世不得成耶？谁之遮制令水不下，将非此中无有大德，其余不应受我供耶？或我所施不周普耶？或是我仆使不欢喜耶？将非此中有杀生耶？我今定知不困众生，我今所施亦是时施，亦不观采是受非受。而此灌水何缘不下？」

尔时，菩萨见婆罗门为此诸女生贪嫉心，而起瞋恨，各各说言：「彼女端正，我应取之，汝不应取。彼牛肥壮，我应取之，汝不应取。」金银盘粟，乃至珍宝，亦复如是。

尔时，菩萨见诸婆罗门贪心诤物，互相瞋恚，即作是言：「是诸受者，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、乱心不能堪受，如是供养如车轴折，辐辏破坏不任运载，我亦如是。种子良善而田薄恶，以此受者，心不善故令是澡水不肯流下，我今虽作如是布施，亦无有人教我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我自为一切众生故发是心。今当自试，若我审能愍众生者，灌水当下。」即以左手执罐泻之，水即流下菩萨右手。

诸婆罗门见是事已，各生惭愧，离所施物修行梵行，诸婆罗门寻共稽首，求请菩萨以为和尚。菩萨怜愍即便受之，教令修学四无量心，以是因缘命终即得生梵天上，令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菩萨摩訶萨行檀波罗蜜时，不见此是福田此非福田，亦不分别多亲少疑。是故菩萨若布施时，或多、或少、或好、或恶，应以一心清净奉上，莫于受者生下劣心。

菩萨本缘经一切施品第二

一切诸菩萨， 为利众生故，
舍弃己身命， 犹如草粪秽。

如我曾闻：

过去有王，名一切施；是王初生，即向父母说如是言：「我于一切无量众生，尚能弃舍所重身命，况复其余外物珍宝。」是故父母敬而重之，为立名字，字一切施。从其初生，身与行施，渐渐增长，譬如初月至十五日。其后不久父王崩背，即承洪业霸治国土，如法化民不枉万姓，拥护自身不豫他事，终不侵陵他余邻国。邻国若故来讨罚之，希能擒获，救摄贫民给施以财，恭敬沙门婆罗门等。常以净手施众生食，口常宣唱与是人衣、与是人食、及与财宝，爱护是人、瞻视是人。

尔时，菩萨常行如是善布施，时邻国人民闻王功德，悉来归化，其土充满间无空处，犹如山顶暴涨之水，流注沟坑溪涧深处；亦如半月海水潮出，其国外来归化之民，充满侧塞，亦复如是。其余邻国渐失人民，各生瞋恨，即共集议，当共往讨。作是议已，寻严四兵来向其国。

尔时，边方守御之人，远来白王：「邻国怨贼今已相逼，犹如暴风黑云恶雨。」王即告言：「卿等不应恼乱我心。」即说偈言：

「邻国所以， 来讨我国，
正为人民， 库藏珍宝，
快哉甚善， 当相施与，
我当舍之， 出家学道。
多有国土， 为五欲故，
侵夺人民， 贮聚无厌，
当知是王， 命终之后，
即堕地狱， 畜生饿鬼。」

「是故，我今不能为身侵害众生，夺他财物以自免者。」

尔时，大臣及诸人民各作是言：「唯愿，大王！莫便舍去，臣等自能当御此敌，王且观之，臣等今日当以五兵戟牟剑稍，奋击此贼，足如暴风吹破雨云。」

王即答言：「咄哉卿等！吾已久知，卿等于吾，生大爱护，尊重恭敬；亦知卿等勇健、难胜、雄猛、武略、策谋第一。但彼敌王今作此举，都不为卿，正为吾耳。假使彼来不损卿等，何得乃生如是恶心？吾久知此，五盛阴身为众箭镞，卿不知耶？吾久为卿说，诸菩萨应于众生生一子想，汝不应于他众生所生瞋害心，毕定当知堕于地狱，是故应当一心修善。」当说是时，贼已来至，高声大叫。

王闻声已，即问群臣：「此是何声？」

诸群臣寮各怀悲感，举声哀号，咸作是言：「恶贼无辜，多害人民，譬如恶雹伤害五谷，亦如猛火焚烧干草，又如暴风吹拔大树，又如师子杀害诸禽兽，怨贼杀害，亦复如是。」

尔时，诸臣不受王教，即各散出，庄严四兵便逆共战。军无主将，寻即退散，兵众丧命，不可称计。时，王登楼说如是言：「因恶欲故令人行恶，如是诸欲，犹如死尸行厕粪秽，如何为此而行恶耶！愚人贪国，兴诤竞心，犹如众鸟竞诤段肉，是诸众生常有怨憎，谓老病死，云何不自观察是怨，反更于他而生诤竞？」一切施王思是义时，敌国怨王即入宫中。

王于尔时便从水窦逃入深山，至稠林中，得免怨贼。其地清静，林木种种，华果无量，不可称计；水清柔软，八味具足，众鸟鳧鴈，禽兽难计。王见是已，心生欢喜，复作是言：「吾今真实得离家过患，无量众生常为老病死怖逼恼，今得此处清静安乐快不可言，此林乃是修悲菩萨之所住处，亦是破坏四魔之人坚固牢城，我今已得清洁洗浴、离众垢故，我今与此众鹿为伴，身心安隐极受上乐。」

尔时，怨王得其国已，即便唱令求觅本王：「若有能得一切施王，若杀、若缚将来至此，吾当重赏随其所须，一切给与，以其先时常自称赞能行正法，皆毁吾等暴虐行恶，是故吾今欲得见之，示其修善所得果报。」

尔时，他方有一婆罗门，贫穷、孤悴、唯仰乞活，兼遇官事，无所恃赖。闻王名字，好行惠施，即从其国来欲造诣，乞求所须。即于中路，饥渴、疲乏止息林中，即便谰言：「是处寂静圣人住处，亦是神仙离欲之人，求解脱者断绝饮食、不畜奴婢、不乘车马、少欲知足、食噉稗子诸根药草；大悲心者之所住处，亦是一切飞鸟、走兽无怖畏处，自在天王为令众生，见家过患，故化是处。」

尔时，一切施王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，便往见之，共相问讯，便命令坐。时，婆罗门即便前坐，坐已，一切施王便以所有众味甘果而奉上之。既饱满已，王即问言：「大婆罗门！是处可畏无有人民，是中唯是闲静修道之人独住之处，仁何缘来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不应问我是事，汝是福德清净之人，远离家居牢狱系缚，何缘问我如是之事？汝不应闻浊恶之声，若他犯我，我则犯他；若他夺我，我则夺他，丧失财贿，亲族凋零，以在家故，受如是事。大德！汝今已断一切系缚，安住山林，如大龙象自在无碍。」

一切施菩萨，即作是言：「汝今发言，清净柔软，何故不共于此住止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若欲闻者，我为汝具陈说之。我本生处去此悬远，薄佑所致，遇王暴虐，犹如师子在鹿群中，终无一念慈善之心。我王暴虐亦复如是，于诸人民无有慈愍，有罪无罪唯货是从。我从生来小心畏慎，曾无毫厘犯王宪制，横收我家系之囹圄，从我责索金钱五十：『若能办者，我当赦汝居家罪戾；若不肯输，吾终不舍，要当系缚幽执鞭撻。』克日下期当输金钱，家穷贫苦无由能办。曾闻此国一切施王，好行惠施摄护贫人，所行惠施无有断绝，如春夏树华果相续，亦如旷野清冷之水，渴人过遇自恣饮之；犹如大会无人遮止，我今略说，假使有人，人有千头、头有千口、口有千舌、舌解千义，欲叹是王所有功德，不能得尽。彼王成就如是名德。我今居家遇王暴虐，横罹罪戾更无恃赖，故欲造诣陈乞所须。然我心中常作此念：『我今何时当到其所，随意乞求？若彼大王必见怜愍能给少多，我家可得全其生命，若不得者，我亦不久当复殒歿。』」

尔时，菩萨闻是事已，心闷躃地，犹如恶风崩倒大树。时，婆罗门即以冷水洒其王身，还得稣息。时，婆罗门复问：「大仙！汝闻我家受是苦恼，心迷闷耶？是中清净，汝所爱乐能生悲心，我今遇之尚无愁苦，汝今何缘生是苦恼？」

王即答言：「汝本发意欲造彼王，是汝薄相正值不在，汝今若往必不得见，故令我愁。」

尔时，婆罗门言：「为何处去？」

施王答言：「有敌国王，来夺其国位，今者逃命，在空山林，唯与禽兽而为等侣。」

时，婆罗门闻是语已，寻复闷绝。一切施王复以冷水洒之令悟，即慰喻言：「汝今可坐，且莫愁苦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我于今日命必不全。所以者何？本所愿求，今悉灭坏，我何能起？定当舍命。」

一切施王，尔时即起慈悲之心，作如是念：「可愍道士所愿不果，譬如饿鬼远望清水到已不获，心闷躡地，是婆罗门，亦复如是。」复更唤言：「咄，婆罗门！汝可起坐，汝可起坐。一切施王，即我身是。汝本欲见，今得遇之，何故愁苦？」

婆罗门问王：「今善言慰喻，于我有钱财耶！」

王即答言：「我无钱财，但有方便，可能令汝大得珍宝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云何方便？」

王复答言：「我先闻彼怨家之言居我国，已于大众中唱如是言：『若有能得一切施王，若断其命捡系将来，吾当重赏随意所须。』我从昔来，未曾教人行于恶法，是故不令汝斩我头，但以绳缚送诣彼王。所以者何？除身之外更无钱财。然我此身今得自在，幸可易财以相救济。善哉，善哉！婆罗门！吾今得利，以不坚身易坚牢身。道士且观，设使我身在此命终，尸弃旷野草木无异，虽有禽兽而来食噉，为何所利？今以如此灰土之身，贸易乃得真金宝物，我复何情而当惜之？」

时，婆罗门闻是语已，悲涕而言：「何有此理？所以者何？汝今乃是无上调御、众生父母，善为爱护大归依处，能灭一切无量众生所有怖畏，所作广大不望相报，于诸众生常生怜愍，能于闍世作大锭燎。我当云何破灭正法，系缚汝身送怨王耶？假使将王至彼怨所得获金宝，我复何心舒手受之？假使受者，手当落地；譬如男子为长养身噉父母肉，是人虽得存济生命，与怨何异？我亦如是，设缚王身将送彼怨，虽多得财以赎家居，我所不贵。」

时，王答言：「如此之言，复何足计？汝若于我必生怜愍，我自束缚，随汝后行诣彼怨家，汝无罪咎，我可得福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敬如王命，当随意作。」

说是语已，王即自缚，共婆罗门相随至城。其王旧臣及诸人民，当见王时，悉生惊怪：「咄，婆罗门！汝是罗刹非婆罗门，汝是罗刹非婆罗门。汝本实是暴恶鬼神，姦伪诈现婆罗门像，无有悲心，真是死魔常求杀人。汝今令此王身灭没，犹如月蚀，七日并照大海干竭，无上法灯今日尽灭，旃陀罗种，汝今云何手不落地？汝身何故不陷入地？如师子王，已死之后谁不能害？是一切施王久已远离国城、妻子、仓库、珍宝、一切诤竞，退入深山，修寂灭行；于汝何怨，而将来此？」举城人民，同声愿言：「诸大仙圣、护世四王！愿加威神拥护是王，令全生命。」

时，婆罗门闻是语已，心生怖畏，将一切施疾至王所，作如是言：「大王当知，我今已得一切施王。」怨王见已，心即生念：「是王年壮，身体姝好、容貌端正、其力难制；是婆罗门，年在衰弊，形容枯悴、颜貌丑恶、其力无几，云何能得是王将来？」窃复生念：「将非梵王、自在天王、那罗延天、释提桓因、四天王耶！」怨王即问：「谁为汝缚？」婆罗门言：「我自缚之。」怨王诟言：「远去，痴人！」复更问言：「汝将非以呪术之力而系缚耶！汝身羸劣，彼身端严犹如帝释，云何能系？假使有人自言：『能吹须弥山王令如碎末。』是可信不？」

尔时，怨王即告大臣：「汝等当知今此难事，为是梦中，是幻化耶？将非我心闷绝失志，错谬见乎？是老猕猴云何能缚帝释身耶？诸臣当知，岂可以藕根中丝悬须弥山耶？可以兔身渡大海耶？可以蚊[此/束]尽海底耶？」

时婆罗门，闻是语已，即向怨王而说偈言：

「大王今当知， 我实不能缚，
是王慈悲故， 为我而自来。
如以网盛风， 是事为甚难，
正使天帝释， 亦复不能为。」

尔时，怨王即向一切施王说如是言：「汝以哀我，故入深山、溪谷、林木空旷之处，唯与禽兽共相娱乐，少欲知足、饮水食果，以草为敷，不与我诤。然我怨心犹未得灭，我今自在能相诛戮，以何因缘来至此耶？」

尔时，一切施王嬉怡微笑，无有畏惧，身心容豫如师子王，而作是言：「汝不知耶！我身即名一切施王，我欲成就本誓愿故。今来在此，有三因缘：一者、为婆罗门而求钱财；二者、以汝先募，若得我身将来此者，当重赏之；三者、我先誓愿当一切施，是故我来欲舍身命。汝今当观，若我此身命终入地，为何所益？我本所以逃入山林，非以畏故，但为爱护诸众生耳。汝今自在怨心未灭，我今来此，随意屠割而得除怨，心则安隐，是故汝今应早为之。」即说偈言：

「于怨生瞋恨，	则自焦其心，
譬如灰下火，	犹能烧万物。
因心着瞋恚，	命终堕地狱，
犹如恶毒箭，	中则身命灭。
若瞋于怨憎，	心不得寂静，
譬如痛目者，	不能见正色。
此身血肉成，	骨髓肪膏脑，
屎尿涕唾等，	薄皮裹其上。
是身如行厕，	无主无有我，
于王有何怨，	而常生瞋恚。
生老病死贼，	常来侵王身，
何故于是中，	返生亲友想。
我身四大成，	王身亦复然，
今若见瞋者，	是则为自瞋。

「是故大王不应生瞋，若故瞋者今得自在，幸可随意早见屠戮。先所开募，可赏是人；我今必定舍命不悔。以是因缘，愿诸众生能一切施及得舍名。」

尔时，怨王闻是语已，从御座起，合掌敬礼一切施王，作如是言：「唯愿，大王！还坐本座，汝是法王正化之主，我是罗刹暴恶之人；汝是世灯为世父母，我是世间弊恶大贼，专行恶法劫夺他财；汝是法称正法明镜，我非法称常欺诳他，犹如盲人不自见过。如我等辈罪过深重，是身久应陷入此地，所以迁延得至今日，实赖仁者执持故耳，今舍此地，及以己身奉施仁者。」

一切施王即为怨王广说法要，令其安住于正法中，大以财宝与婆罗门遣还本土。菩萨摩訶萨如是修行檀波罗蜜时，尚舍如是所重之身，况复外物所有财宝。◎

◎菩萨本缘经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一

菩萨摩诃萨， 为诸众生故，
一切所重物， 无不以惠施。

如我昔曾闻：

过去有王，其王有子，名一切持。年在幼少，形容端正，犹如满月众星中明，众生视之，无有厌足，威仪安谛，如须弥山；智慧甚深，犹如大海；忍辱成就，犹如大地；心无变易，如阎浮檀金，常为一切人天所爱。犹如八味清净之水，于诸世间其心平等；犹如日月等照于物，满众生愿；如如意宝见诸乞者，心生欢喜；犹如慈母，见所爱子。是时，王子当说偈言：

「我今得自在， 所有无量财，
悉与众生共， 如日皆等照。
见有乞求者， 终不言无有，
无所求索者， 亦复施与之。」

王子菩萨，诸根寂静，犹如梵天；财贿具足，如毗沙门。王为诸众生供给走使，犹如弟子事师和尚；心常爱念一切众生，犹如父母念所生子；教化众生法则礼仪，如大博士。王子菩萨，悉得成就如是功德，心常乐施一切众生，如是之物施与是人、如是之物施与某甲；是人恐怖，我当安慰修行正法无有废舍。所施之物，谓金银、琉璃、颇梨、真珠、车璩、马瑙、珊瑚、璧玉、种种器物，及诸衣服、床卧、敷具、车乘、舍宅、田地、谷米、奴婢、仆使、象马、牛羊，随有所须，悉能与足。譬如天雨，百谷滋长，恒以五指施人财物；犹如五龙，降注大雨。王子菩萨常行布施，日日不绝。设使一日，无人来乞，颜色憔悴，心为愁戚，犹如初月烟雾所覆，无有光明。尔时，诸臣于此王子，悉生嫌恨：

「咄哉我王愚痴无智， 有财不食后世安在，
见不能用亦不呵子， 分散库藏施无功者。
库藏尽已民当迸散， 民既散已怨至谁护，
假设无护命当不全， 命既不全国复谁居。」

尔时，大臣及诸人民各思是事。尔时，父王有一白象，行莲华上，力能降伏敌国怨讎，以有此象，故令他国不能侵陵。时，有边方怨敌之王常作是念：

「我当云何而设方便，得彼白象？」即遣诸人，诈为苦行婆罗门像，往诣王子求索白象。

尔时，王子见诸大臣生瞋恚心故，乘白象出城游观，欲向一林，即于其路见婆罗门。既见王子，心大欢喜祝愿且言：「愿使王子绍继大王无上之位，寿命无量；邻国归德，天下太平。王子！我等悉是婆罗门也，居在远方，常承王子好喜布施，故从远来，道路饥渴，备受众苦。王子！当知我等，受持清净禁戒，多所读诵，无有不综。王子功德流布十方，闻风称赞无不爱乐，能令众生所愿满足，有来乞者无一空还，汝所乘象愿见施与。」

尔时，王子即作是念：「今若不与，则违本要；设当与者，非我所有，复是父王所爱重者。」即便语言：「君等若须金银、琉璃、种种车乘、奴婢之属，我悉能与；此白象者，既非我有，不得自在，复是父王所乘之象，云何辄当以相惠施？计是白象价直几许，我当与直，不令汝等有贫乏也。何必正欲得此白象？汝婆罗门！怜愍众生，出家受戒，已远离一切之物，何用是象？汝若得者，或更有患。」

诸婆罗门复作是言：「我等不用钱财珍宝，唯须是象乘之入山，求觅好华供养诸天已，当令众生若生天上、或入涅槃。王子本愿欲利益他，我亦如是欲利益他。」

尔时，王子闻是语已，即生悲心，便下白象，覆作是念：「此象虽是父王所有，今以布施，大臣人民必当见嫌，欲利益他，何得计是！然我所施，不求名声生天人中，以是因缘，令诸众生断诸烦恼。」作是愿已，便持白象施婆罗门，自乘一马，还欲入城。

诸婆罗门既得象已，便共累骑，回还而去。忽尔之间，已到本国。

时诸大臣即共集聚，疾至王所，白言：「大王！今日快善所重白象，王子已持施婆罗门，诸婆罗门得已乘去，今到敌国；以王先时见其布施金银珍宝，不呵责故，致令今日复以白象施与怨家。大王！世间恶子多诸过患，饮酒樗蒲贪色费用，臣等敢奏不咎责，王子若能从今已往，更不以财惠施于人，则可听住；若不止者，便当摈之远着深山。」

尔时，父王即召其子作是念言：「怪哉！我今云何一旦为诸大臣不令我子随意行施；我今惭愧，犹如妇人怖畏姑妯。」即向其子而说是言：「卿从今

始，莫复贪着，一切功德可离舍；心行正法者，应着草衣服、噉水果远处深山；卿今不应挑其右目以治左眼，卿于今日如何一旦恼乱我心及诸大臣？夫为人法，先安其亲，然后乃当及余他人，卿今云何以我白象施与怨家？」

◎

菩萨本缘经卷上

右经第三幅十四行，鹿群威猛(之下)丹本有「如我曾闻，菩萨往昔以恚因缘堕于龙中，(乃至)五谷临熟遇天恶雹(等)。」凡二十六行四百四十二字；国本、宋本所无者，今捡彼文，则是此经下卷。〈龙品〉第八之文，《丹藏》错乱，妄安于兹耳，故今不取。

菩萨本缘经卷中

僧伽斯那撰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字恭明译

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余

◎尔时，王子合掌长跪，敬礼父王：「臣所布施，不为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不为名声，不求生天人中豪贵，非是癫狂错乱心作，为求正法，作是施耳。大王！当知臣今虽复拥护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及其死时，虽有亲族，谁能随去？唯见正法逐之不舍。臣若无心行善法者，犹望大王苦言教勅，如何一旦信用邪言，断臣行善？王先勅臣施舍舍心，舍心是臣本性根原，云何可舍？犹如地性，不可舍坚；乃至火性，不可舍热；如鱼投陆，命何能存？如王僮仆六情具足，身体完具与天无异，是人云何与王给使？王家所有车乘、嫖女、金银、珍宝从何处得？当知皆是过去施业，今得是报。大王！当知一切饿鬼，饥火所逼，身心焦恼，如此皆是贪惜因缘。若诸天中，七宝宫殿寿命长远，当知皆是布施因缘。大王！臣今所施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漂，王家盗贼，怨家债主，不能侵夺所施之物。于诸趣中，能作亲友，是天乘载是所施物；在生死中，随逐臣身，如犊随母。如王所勅，欲令臣止布施之心，若不能舍，当徙深山；虽至深山，苟施心不息，贫穷之人，亦复当来。臣本誓愿实乐山林，所以未启，虑父不放。大王今已听真得本愿，正尔奉辞涉路进

发。所以者何？山林之中，是闲静处仙圣所乐，能离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臣若至，彼必能自利。」

尔时，王子即礼王足，右遶三匝，奉辞而出；次至母所，跪礼如常，右遶三匝，礼足而出；复至妻所，而作是言：「卿好住此，供养父母，守护其子，此即是汝修行正法。今我欲去远至山林。何以故？我先常愿，欲入深山修行其志。父王今听，是故我当速往至彼，以副我心；与诸禽兽共为等侣，饮食水果足自存活；汝是王女，身体柔软、端正、详雅，何能堪忍如是苦事，故应住此不须随我。」其妻闻已，心闷懊恼，身体掉动如芭蕉叶，悲号啼泣，椎胸拔发，举声大哭，唱言：「奈何！君有何罪，乃令父王摈之深山？大王宽慈，正法治化爱民如子，云何一旦驱摈乃尔？君之爱形，身色柔软如瞻婆华，云何一旦当卧棘刺土石之上？如今在宫五乐自娱，设当入山唯闻虎狼、师子、毒兽诸恶音声。怪哉！大王慈爱之心，今日安在？如何父亲变成离薄，以小因缘一旦成怨？」

尔时，王子即答妻言：「善哉！王女！汝有深智，精进、勇猛，是我善伴，设我不是应当呵责，云何乃出如是龕言？诸王为国共相战争，皆为贪欲瞋痴所恼，是我福缘，乃令父王听我入山修行正法，汝今不应生不欢喜。世中常法，王若衰老，则立太子令知国事，国事殷湊，多诸过咎，咎既钟身，无逃避处。王今未衰，便能放舍，听我入山修学其志，世间过咎永不见及，汝今何故不欢喜耶？汝便好住，我今欲去。」

答言：「妾之父母处与君时，日月大地及四天王悉皆证知。初婚之日，君自发言誓不相舍，如何今日便欲独往？当知日月及以猛火，明与质俱不相舍离，君今云何而欲见舍？」

尔时，王子悉以家财布施贫乏，即以两肩荷负二子，携将其妻，往雪山中。王子到已，食果、饮水以存性命，昼夜修习慈悲之心，复作是念：「我本在家，虽受五欲，未若今日处山欢娱，如是之乐，释提桓因所受欲乐所不及也。是诸众生不知正法微妙之味，如鸟不知莲华之味。」是时，王子常为众生思惟是义，妻常入山采于果蓏以自供给。

是时，有一老婆罗门，其形丑恶人所恶见，从远方来。王子见已，即命令坐，行水施果然后问讯：「汝何缘至此耶？将非厌家之过患乎？壮应在家极情五欲，今已衰老，死时将至，舍来修道甚是快事。是中闲静无有家过，汝若乐此，我之所有甘果、冷水，常相供给不令有乏。」婆罗门言：「无欲想

者应住于此，我今欲想犹未能灭，是故不能于此住也。大仙！汝且观之，我身虽老头，白齿落、行步战掉、目视蒙蒙，舌干、口燥不能语言，头重难胜犹如太山，耳听不了身体衰变，而有欲想犹如壮时。大仙！当知我年朽迈身力羸损，家贫空乏困于仆使，若欲满我本所愿者，幸可惠施二奴仆使。」

菩萨闻之，即作是念：「怪哉！今日若言无有，则非本誓；若言有者，今实空贫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君今迟疑，何所思虑？将虑我非婆罗门受持禁戒博学人耶！若有此虑我实是也。」

菩萨答言：「我本在家，多有仆使，金银、珍宝、库藏盈溢。当于尔时，见有乞者，终不言无，今在此止悉不持来，何处当得以相副称，所以迟疑思是事耳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我今衰老气力空竭，从远方来乞求所须，汝从本来凡见乞者，曾不发言：『我无所有。』今日何故发如是言？大仙！若能怜愍给施二奴，我当还国；若不能者，我必此死。」

尔时，王子即作是念：「我今当作何等方便发遣此人？」尔时，二子近在不远山中嬉戏，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当为一切众生，作不空因缘。」即唤其子，子既至已，菩萨抱之，复作是念：「我今二子生长深宫，身体柔软，未经寒苦，如何一旦违离父母，为他僮仆？」复作是念：「我今何缘计如是事，若不修行难行苦行，何缘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以是因缘，我当行之，愿以此行速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我今舍此所爱二子，不求生天人中果报，转轮圣王、帝释梵四天王，愿此功德悉与众生成无上道。」尔时，菩萨手执二子，授婆罗门，作如是言：「汝婆罗门！我此二子犹如我命，幼稚无智，未解人语，虽复似人未有所识，今持相与以为仆使，恐母来至，可速将去。」

尔时，二子回捉父衣，而白父言：「父今何缘，持我兄弟与此恶婆罗门？我等从今永离父母，年既幼小未有所识，无覆、无护云何能活？我等何故受此苦恼？今堕他手命必不全，如犯王法则受刑罚，我等愚小未有所犯，何缘今日乃见是苦？假使实犯犹望恕放，况无所犯，而横见枉？设父于我爱心已断，但为人法复不应尔，老小可愍愚智有之，父今何为特见苦毒？假使为法

而见舍者，丧失慈恻岂是法耶？我虽幼稚，亦曾闻说婆罗门法，若有拥护妻子因缘得生梵天。」

尔时，菩萨闻是语已，身心战动即自呵责：「何缘乃尔？心汝不知耶！从昔已来，流转生死一切众生，何者非怨？何者非子？汝今闇蔽盲无见耶！何不系念思惟分别？汝今直为彼将二子，便如是动耶！若死至时，当云何乎？」

尔时，菩萨呵责心已即得定住，语婆罗门：「汝速将去。」

是时，二子即白父言：「且听！小住，须我母至，跪拜问讯辞去不晚。」菩萨答言：「汝等但去，吾与汝母当随汝后。」

时，婆罗门将其二子速疾发引。是时，二子随路还顾，回视父面，悲号啼哭。菩萨尔时更复呵心：「汝今不应复更战动，当观受形老死炽然，子去未远复立誓愿，我今舍子实是难行，愿此因缘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除诸众生一切系缚。」

时，婆罗门发脚未远，即作是念：「甚奇王子，世间希有，如言则行施我二子，所修善法具足成就。今此二子当于何卖？唯有还至本祖王国。」

时，婆罗门即将二子往诣王宫，是时祖王见其二孙，悲喜交集问婆罗门：「汝于何处得此二儿？」婆罗门言：「且听！彼雪山中，大王之子名一切持，以此二子施我为奴。」

王闻是语，扼腕而言：「怪哉！我子爱法太过，乃至不惜所爱儿息；汝今还我，当与汝直。」婆罗门言：「敬如王命。」即受珍宝还归其家。

时，菩萨妻在空林中，左目瞤动心惊不乐，所采杂华寻即萎枯，器中二果迸出堕地，二乳惊动汁自流出，有鸟在前连声鸣叫，即作是念：「今此瑞应必定不祥，将非我夫命根断耶？或是虎狼、师子、恶兽食噉我子？复非遨戏堕山死乎？」念是事已，便还所止，寻见菩萨近一石岸，在草敷上倾身而坐，即作是念：「我夫在此定无他虑。」便前白言：「二子今者为安隐不？」菩萨答言：「二子安隐。」妻复言曰：「我今耳中实闻安隐，但未见之犹怀忧戚。」菩萨答言：「汝但小坐，自当见之。」妻便却坐，复重告言：「汝不知我本誓愿耶！一切所有要当施人。汝朝出后，有婆罗门来从我乞，寻以二子而布施之。」妻闻是语，其心迷没，举身自扑闷绝躃地。尔时，菩萨以水洒之，水洒之后，还得醒悟，身体战动，坐说偈言：

「怪哉为正法，而行于苦行，
以子布施时，云何心不乱。
君心非刚铁，亦未永离爱，
云何能以子，而用施于人。
我子既稚小，端正无及者，
面色如莲华，目如优钵罗；
自食于水果，亦不相烦累，
如何无人情，一旦以施他。
此路多石沙，荆棘恶刺等，
彼人无慈慧，当将至何处。
君今不见耶！彼诸麀鹿等，
犹来求推觅，况君为其父。
不见此山中，一切诸树木，
以失我子故，悉皆而啼哭；
一切诸树木，悉无有心识，
犹尚能如是，况复有心者。」

尔时，其地有芭蕉树，举身战动，妻寻语言：「汝夫亦以子息施人，无慈愍耶！何故如是，举身战动？」

尔时，其妻念子悲号，东西驰走不安其所。菩萨复言：「甚善，甚善！已得入山修行善法，云何令心受如是苦？空丧闲居修善妙理。怪哉王女！虽有深智精进勇猛，而不能解生死过患，父母、妻子、兄弟怨憎，谁能于中识其根原。见儿过去或为汝怨，彼若遭苦汝则欢喜，今为女子别便忧恼，设使死亡强将去者，复可于我起瞋恚耶！汝本不闻诸仙圣言：

「『若少壮老皆归于死，犹如果熟自然落地，
汝本不观一切生死，犹如梦中邪见事耶！
无常生死将诸众生，虽有父母谁能救之，
譬如师子抔撮诸鹿，彼虽有母亦不能救。
是老病死常害众生，犹如果树多人所摘，
譬如坏器值天降雨，悉皆烂坏无有遗余。
三界众生亦复如是，遇无常雨无得免者，
今营此业明造彼事，乐着不观不觉死至。』

「如是二子，必定当舍，我今为法，而以施人；汝当欢喜，不应愁苦，我虽舍子，子必安乐，是故不应生大苦恼。」王子菩萨说是语已，其妻寂默更无所陈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即作是念：「怪哉菩萨！无所爱惜。」即下化身为婆罗门，至菩萨所，而说偈言：

「大仙今当知， 名闻彻梵天，
能行于大施， 爱乐于正法。
今我所求索， 盖亦不足言，
唯愿大正法， 满我之所愿。」

菩萨答言：「我今身命，悉为一切无所爱惜，况余外物、钱财、珍宝，假使有者，实不爱也。我本在家，多有库藏、象马、车乘、奴婢、仆使，悉以给施诸婆罗门，无所匮惜。但今现在空无所有，唯身与妇，若必须者，实复不爱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能尔者，便可以妻而见惠施。」

菩萨答言：「嫉妬惜心久以远离。汝小听，我为其说法。」菩萨报妻：「是婆罗门从我乞汝，汝意云何？」妻便答言：「随意自在，我今属君何得自从？」即捉妻手，授婆罗门。

时，婆罗门语菩萨言：「今此妇人颜貌端正，身体姝妙色像第一，道路险难多有寇贼，我今单独去必不达，且还相寄莫复余施。」

菩萨复言：「我今赖君破坏牢狱断绝系缚，汝今复欲还我牢狱系缚我耶！」

婆罗门言：「若见怜愍，必令得者，愿还受之，经须臾时。」菩萨怜愍故，少时还受，竟复何苦。婆罗门言：「我若失期不得还者，慎莫更以施与余人，已是我有不得任意。」说是语已，即便还去。去此不远，复更化作余婆罗门，还菩萨所而作是言：「汝胜利益一切众生，譬如果树常出甘果，我于远方久承风味，是故褰裳而来相造希满所愿。」

菩萨答言：「唯有一妻，先已施人，今唯有身，犹得自在，若须相给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不须汝身，唯须二目，能相给者，深抱至念。」

尔时，菩萨即作是念：「是婆罗门从我乞目，为作何等？」复作是念：「我何所计？是身犹如冢间死尸，以不坚牢，贸易坚牢，应当欢喜，何所思虑？」尔时，菩萨捉佉陀罗木而作誓言：「我今悉为一切众生，弃舍二目，无所贪惜；我先舍妇持用施人，愿此功德钟及众生，永断贪欲；施子因缘，令离爱习；今施二目，悉令众生得清净法眼。」菩萨摩訶萨，作是愿已，便以木锥向目欲挑。

时，婆罗门寻前捉手：「且莫挑出，目今属我，更莫余施。」

菩萨答言：「我今一身，云何一日连受二寄？先婆罗门已寄我妇，汝今寄眼，我当云何而得守护？」

时，婆罗门即复帝释身，语菩萨言：「妇、目二物悉是我有，今相付嘱，莫复余施。」尔时，帝释即飞而去，于虚空中雨四种华，空中声出，宣告诸天：「汝等当知，此人增长菩提道树，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菩萨摩訶萨行檀波罗蜜，其事如是，无所不舍。一切众生若闻是事，应于菩萨悉生欢喜。」

菩萨本缘经善吉王品第四

菩萨行施时， 定心究竟作，
乃至魔波旬， 不能得断绝。

我昔曾闻：

过去有王，名曰善吉；为欲成于菩提之道，常行利益修集正法，于诸众生，无刀杖想。面目端正，世中少双，言常含笑，无有羸犷，供养父母，尊重师长，恭敬沙门，出家道士。自行十善，亦劝人行，常行布施，无有断绝。若有贫穷、困悴之人，身体羸瘦衣裳不障，菩萨见已即生怜愍，举身战动，犹被毒箭，心窃念言：「是诸众生，慳惜因缘痴人不识，虽受人形，形相具足，以无福故，常从他乞。皆由先世不肯布施，以慳嫉妬而自覆蔽；现世报熟而受是苦；犹如田夫愚痴无智，远至妻家道路饥渴，既入其舍，复值无人，即盗粳米满口而啖，未咽之顷，家人即至，是人惭愧复不得咽，惜不吐弃。家人见已，即问之言：『君患何等乃如是乎？』是人闻已，默然无言。尔时，妻家眷属大小，即将良医而为诊之，见其口颊坚如木石，更无余计，即以刀割是人二颊。既破之后，亦无脓污，但见生米满其口中，是人以是覆

藏盗事，得见现报。犹如女人覆藏怀妊，临产之日受大苦恼，发声大唤，乃令一切悉共知之。人亦如是，覆藏诸罪报熟之时，苦恼所逼现露于世，或坐慳惜嫉妬居心而受此苦。我今杜塞一切诸路，不令慳妬而来入心，我今当集一切所施，安止众生于布施中。」时，善吉王思是事已，常行布施，无有休息，当其施时，心喜无量。

当是时也，魔王波旬，愁忧不乐，而作是言：「怪哉！善吉！云何一旦为我怨对，而欲拊虚我之境界？我有大力能伏诸仙，饮水食果行诸苦行，善能成办诸呪术者。我射华箭乃至一发，令持戒者悉皆破坏，譬如风吹驱折大树；我今波旬虽射三发，恐不能令善吉菩萨身心倾动。何以故？外道诸仙无有智慧慈悲之心，不求利他正为自乐，是故被箭寻即退散。善吉菩萨有大智慧，慈悲心厚不求自乐常为一切，我今虽射乃至三发，犹恐不能令其退散。何以故？是人必定为诸众生求无上道，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及其未成，我于中间或可留难令悉破坏。譬如有人始遇患苦，或有医师少给汤药，则可令差。亦如小树，初生之时以爪能断，及其长大，虽有百斧伐之犹难；曼此菩萨，未成无上正真之道，当速坏之。」

时，善吉王多行布施，疲极独处静坐而息。尔时，波旬在上空中，身出光明遏绝日月，而说是语：「善吉大王！善哉，善哉！汝今真能推求正法，爱念众生，犹如慈母爱念其子。善男子！汝欲增长一切善法，而反炽然一切恶法，犹如有人欲食甘露而食毒药、欲求安乐而反入贼、欲安隐身反服非药、欲除断渴反饮咸水、欲断淫欲反乐众女。善男子！汝不知耶！有诸檀越以施因缘皆堕地狱，是故我今怜愍汝故，种种分别汝当受持。从今以往当断施想，生慳惜心。」

尔时，波旬即化作地狱满中罪人，以示善吉，复作是言：「如是人等，皆由先世好行布施贪求正法，是故今日悉堕是中受大苦恼。大王当知，是中罪人，唯以刀斧共相斫截，支节段段悉堕在地，而命犹存不肯死也；以热铜鑠周匝缠身，举身烟出命亦不尽；虽以千钉，钉霍其身，犹张牛皮亦复不死；东西驰走，常遇炽火，冷热诸风，逼切其身；或有恶风，吹散其体、或被椎打，令如尘末，饥吞铁丸，渴饮洋铜、或入刀林攀缘剑树、或在大镬随汤上下，糜烂犹如熟豆。是诸众生，虽受如是种种苦恼，然其命根亦不肯尽。大王当知，我今从王无所求欲，亦复不求供养之具，以王修行邪僻之道，是故我今为说正道。」

时，善吉王见地狱中如是众生，即生悲心，而作是念：「如是众生，流转生死，无有出期，已受无量种种苦恼，今复于此地狱受苦可愍可伤。何时当得断诸苦恼令无有余？如是众生先行恶法，今受苦报，自作自受，实非我苦。我今定知是诸无量受苦众生，皆由先世身、口、意业多作不善，故令今日堕是罪中，定不缘施而受苦也。」时，善吉王以慈悲心向波旬，而作是言：「善哉！大士！汝真慈悲，有怜愍心，善说道非道相，若使施者受如是苦，诸受施者复在何处？」

波旬答言：「善哉！菩萨！汝有深智，能问是义。谛听！谛听！当为汝说。时魔波旬，以己神力，实时化作诸天色像，以天璎珞、宝鬘、华香庄严其身；无量伎乐，以为娱乐，诸天婁女侍使左右；种种诸树常出甘果，华树、璎珞、衣服、饮食等树列罗在前；无量众鸟相和而鸣，其声和雅甚可爱乐；处处多有流泉浴池，金色莲华弥布水上；无老病死苦痛音声，身处七宝微妙宫殿。」魔化是已，即示菩萨：「善男子！诸受施者，悉皆如是，受无量上乐，是故汝今应舍施心，从是以后可得受是微妙果报。」

尔时，善吉即作是念：「如是之言，颠倒虚妄，无有义理。所以者何？我未曾见呵梨勒树能生甘蔗？厕粪之中出净莲华？纯真妙金变为铜铁？信心檀越受地狱苦？如是之言多所亏损，此言颠倒定是魔语。」即作是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能分别如是功德，汝则已为摄取于我。」复语魔言：「汝今当知，如蝗虫翅，所有风力不能吹动须弥山王，以汝风力欲令我动，亦复如是。如先所说，言诸施主以施因缘，堕于地狱，诸受施人，生天上者正合我愿。愿我从今独为施主，常堕地狱，令诸众生，悉为受者生于天上。一身受苦，令多受乐，岂非菩萨本誓愿耶！我今定知汝是波旬，汝亦不能当与我战，我从昔来常集施心，汝今云何卒令我舍？」菩萨摩訶萨，修行如是檀波罗蜜，乃至天魔不能留难。

◎◎

菩萨本缘经月光王品第五

菩萨摩訶萨， 行无上道时，
为诸众生故， 乃至舍头目。

我昔曾闻：

是迦尸国，过去有王，名曰月光；修菩提道，为求法利，常呵诸欲。其王形体端严姝好，才智过人，天下少双，质直不谄，所言柔软，至诚无欺，远离瞋恚，同心欢乐。恭敬沙门、诸婆罗门，慈仁孝顺供养父母，邻国诸王承服德敬，而重伏之遥揖为友，名德流布遍于诸方，常能利益无量众生。拥护国土所有人民，犹如慈母爱其赤子，复于后时窃生此念：「我当云何令诸众生心欢喜耶？」即命大臣而作是言：「卿等今可庄严此城，悬诸华盖、竖宝幢幡，扫洒烧香以华散地，无令人民而有忧苦；悉以宝瓔、珞瓔珞其身，衣服被饰极令鲜明。」诸臣跪诺敬奉王命，即出宣告举城人民：「卿等各各庄严城郭，所有里巷极使清静，令如三十三天宫殿。」

时，月光王乘一大象出于宫殿，即命一臣：「卿持我声告诸人民：『我今庄严如此城郭，非为贪欲、贡高、憍慢、畏怖他怨以御寇敌，亦不求作转轮圣王；我今所以庄严此城，唯欲令诸一切众生受无量乐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』卿等今日宜应于我，起父母兄弟想善知识想；若入我宫，当如己舍，所须之物随意自取；我今大施莫自疑难，取物之后当行善法；供身之余，复当转施诸人，若欲须我身命，亦不爱也，唯愿一切皆受安乐。」时，月光王说是言已，宫中所有微妙宝物，使人负出随意布施，视诸人民犹如父母兄弟赤子，颜色和悦犹如秋月。一切人民瞻戴是王，如父如母如兄如弟，善心视王目如青莲。

当于尔时，国中人民无有持刀杖者，悉皆随王奉行十善，犹如牛王诸牛随从，亦如众星随逐于月；譬如众商随商主后，亦如众兵随逐主将；譬如蒲桃其子甘故生果亦甘；如旃檀树根华俱香。是月光王令诸人民等行十善，亦复如是。当是时也，其国乃至无有一人瞋嫉、憍慢、贡高、刚强、盗人财物、姦犯他妻、两舌恶口、贪恚邪见。是月光王虽非圣帝，而其人民悉行十善，是时人民虽无草衣、果蓏之食，而其体貌与仙无异，皆贪深山空闲之处，以爱王故不能舍离。时王如是行善法已，有诸沙门婆罗门等，称传其德遍满诸方。

尔时，有一老婆罗门，舍家爱欲，居在雪山；长发须爪为梵行相，结草障身水果御饥。闻有人言，有月光王者好施无悭。闻是语已，因往本习，即生恶念。犹如猛火投之膏油，膏油既至，倍复炽然；亦如毒药投生血中其力则盛，譬如渴人饮于咸水，如秋增热春多涕唾。是婆罗门住深山中，闻王功德增益瞋恚，亦复如是；犹狮子睡闻麀鹿声，是婆罗门增长瞋恚，亦复如是。复作是念：「一切世间，皆悉愚痴，无有智慧，而为是王之所诳惑。我今当

往，求索一物，审知是王能舍离不？」复作是念：「但不有人从乞身命，若有索者必当退转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出深山，弃舍净法，瞋恚增长，口如赤铜，衔唇切齿，挥擢角张。譬如恶龙放雹杀谷、如金刚杵摧破大山、如阿修罗王遮捉日月、犹如暴雨漂没村落、猛盛大火焚烧干草。是婆罗门，亦复如是，持是恶心，往迦尸城月光王所。示现如是本习恶相，身体战动，口言蹇吃，行不直路。手卷撩揅，眉须迅丽，头发刺竖，覆手五指如五龙头，心中毒盛犹如恶蛇，瞋气[火*孛]鬻烟炎俱起，诈言：「大王！我在雪山，遥闻王名欢喜踊跃无量。我观诸王无如汝比，而此土地功德难量，复得值遇如是法王。大王今日为利益他，应当自舍所有身命，修正法者卧悟常安，我今欲请大王一事。」

王即答言：「大婆罗门不须多语，请勅所作，随其所须悉当奉施，若象马、车牛、金银、琉璃、衣服、珍宝、奴婢使人悉当给与。婆罗门！汝今当知，是诸众生三毒所恼，流转生死无有脱期，老病死法常害众生，唯我一人能独出离，但为众生故久住世耳，随汝所爱，悉当与之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王若能尔，先当定心莫令倾动。」

王即答言：「我从昔来，常立誓愿，心难得动，我为众生发菩提心，尚舍身命况余外物。汝今当知，家有钱财不能施者，当知是人则为守奴，犹如毒树虽生华实无人受用，井深绳短水无由得，有财不施亦复如是；若见乞者面目颯蹯，当知是人开饿鬼门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善哉！大王！构之虚言，复何所益，若能尔者，以头见施。」

时诸大臣闻是语已，语婆罗门言：「怪哉大贼！从何处来？以此人口宣无义言。」即以土石竞共打垒，复共唱言：「如此人者非婆罗门，何处当有衣草，鹿皮，长发，节食，宣说如是棘刺之言。身体被服犹如仙圣，口所发言剧旃陀罗，身行口言不相副称，当知必定非婆罗门，乃是罗刹弊恶鬼神。咄哉恶人！汝今来此，欲干我等正法河耶？如金翅鸟欲食法龙断法雨乎？汝如恶风吹灭法炬，是大恶象欲拔法树，成死恶人无有道理。口发言时，舌何不缩？如何大地能载汝形？日光赫炎不焦汝身，云何彼河不漂汝去？」

时婆罗门语诸大臣：「汝等痴人何故见呵！譬如恶狗吠彼乞者，汝今疑我非婆罗门从远求耶！非是博学出家人乎？汝等愚恶亦不能知诸婆罗门所有威力，汝不知耶？日月亏盈大海咸苦，阇[少/兔]神仙吞饮恒河，十二年中断绝

不流。自在天王面上三目，瞿昙仙人于释身上化千女根，婆私咤仙变帝释身为羝羊形，毗仇大仙食须弥山如食乳糜，如此之事尽是我等婆罗门力。我今来此，亦不为卿空言绮饰，谁当不能君王自言能一切施，我今从乞有何可责？」

时，月光王即语诸臣：「卿等今者不应见遮，我今当令此婆罗门所愿满足。汝当观察，我今治国无有贪淫、瞋恚、愚痴，所得果报今已成就，舍身时到如蛇脱皮。汝等当知，我今以此不坚之身易彼坚身、不坚之财贸易坚财、不坚之命贸易坚命。如我先时常为汝说大人之法、今正是时；亦常劝汝向于正法，闭塞诸恶开诸善门，于菩提中种诸善根，薄诸烦恼渐解家系，如我所得，如是功德，汝亦当得。是故我今放舍身命，汝当欢喜不应忧苦，若我贪身不能为者，犹当苦言慰喻令作。况我今日能自开割，而汝反更遮固不听，譬如有人以草易毳服毒愈病。我亦如是，舍不坚牢身得坚牢身。」

时诸大臣，复作是言：「王今不应计是事得坚牢身。」时诸大臣，复作是言：「王今不应计是事也。所以者何？大王乃是臣等所依，王今此身一切共有，共有之法何得独为一婆罗门而欲放舍？舍此身已，财施之事云何能办？若不能办，受苦者众。王身虽一天下共之，云何今日独欲自在？譬如多人共一妙宝，有人独用岂得自在？王身今者，亦复如是。」

尔时，大王和颜悦色向诸大臣复作是言：「汝等先当起慈愍心观婆罗门，然后我当舍头施之。」尔时，大王告婆罗门：「汝小远去，听我慰喻诸臣民已，当相发遣。」时婆罗门即便小却。

尔时，大王告诸臣言：「汝不知我本日所愿常欲利益诸众生耶！我已为汝所作成办，复当满此婆罗门愿。此婆罗门曾于往昔与我有怨，余报未毕常以系心，更无余缘可以偿之，要当舍头而令永毕。自我受身常行正法，今为此人亦行正法。卿等速去。」唤婆罗门令还本处，作如是言：「汝无巧智不知时宜，于大众中求索我头，何故不于僻静之处而求索耶？我今为汝谏喻诸臣，令汝安隐得全性命；设不谏者汝之身命何得全济？汝小远去至彼静处，须我发遣诸大臣已，我当就汝断头相施。」时，婆罗门闻王语已，即便远去。

尔时，大王遣诸臣已，即便至彼语婆罗门言：「汝今若为我怨所遣索我头者，我亦于汝无讎嫌心。若自来索有何因缘？汝婆罗门应起慈心，设起慈心即当生天，怨心如火汝当速灭，瞋恚在心不见法义，修忍之人除去瞋恚，瞋

患污心形不端正，犹如云雾障蔽净月。出家之人所应不生，生瞋患者不得端正，犹如饮酒嗔气臭秽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今所说虽为妙善，而我羸犷何能信受？但施我头无更余言。我今闻汝所说虽善，闻已倍更增益瞋患，犹如膏油投之猛火。」

时，王答言：「我从生来未曾劝人而为恶事，今此身者随汝自斫，是身可恶犹如粪坑实不爱之，但怜愍汝堕地狱耳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言地狱者为在何处？」

尔时，大王即起悲心，而作是言：「怪哉众生！咄哉世间！乃无一人修行善法为己利者。我虽种种劝谏是人，而其本心犹乐行恶，譬如苍蝇在蜜器中，有人拔出心犹乐着，以乐着故乃至丧命，是婆罗门亦复如是。」

时，婆罗门持一利刀，以鹿皮覆即便出之，捉王头发系之树上，以瞋患心欲斩王头。刀误不及，斫断树枝；时婆罗门谓已斫，竟即生欢喜，以是菩萨及诸天神威德力故，乃至不见其王身首。

尔时，树神语婆罗门言：「何处当有婆罗门人，受畜利刀杀害人命，汝手云何不堕于地？地何不裂陷汝身耶？云何于此清净人边生是恶心？汝身所以不陷地者，赖是菩萨拥护汝故。」

时，婆罗门谓得真实断菩萨头，怨心得解即便还去，王亦还宫身安无损。菩萨摩訶萨，行檀波罗蜜时，能作如是，无所不舍。

◎菩萨本缘经卷中

菩萨本缘经卷下

僧伽斯那撰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字恭明译

◎

兔品第六

菩萨摩訶萨， 若堕于畜生，
所行诸善法， 外道不能及。

如我曾闻：

菩萨往昔，曾为兔身，以其先世余业因缘，虽受兔身，善于人语，言常至诚无有虚诞；智慧成就远离瞋恚，于人天中最为第一；慈悲熏心，调和软善，悉能消灭诸魔因缘；言行相副，真实无谄，杀害之心永无复有；安住不动，如须弥山，与无量兔而为上首，常为诸兔，而说是言：「汝等不知堕恶道耶！是身可患。夫恶道者，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、阿修罗，如是等名为恶道，汝等今当至心谛听，堕恶道因缘，所谓十恶。

「我于往昔，曾闻诸仙分别开示，心亦思惟，今当为汝略解说之。四法根本多诸过患，所谓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、憍慢。因贪欲心行十恶者，堕于饿鬼；因瞋恚心行十恶者，堕于畜生；因愚痴心行十恶者，堕于地狱；因憍慢心行十恶者，堕阿修罗，因此四法所往之处，常受苦恼。

「汝等当观地狱中有猛火炽然、利刀[利-禾+皮]剥，常为狗犬之所噉食，铁[口*(佳/乃)]诸鸟挑啄其目，灰河坏身犹如微尘，复为诸椎之所打碎，利斧刀剑截其手足，寒冷恶风吹褻其身。二山相拍身处其中。汝等当知，设我尽寿至百千世，解说如是地狱众生不能得尽，如是地狱有种种苦。

「汝今复当听饿鬼中种种诸苦，所谓饥渴所逼，身体干枯，于无量岁初，不曾闻浆水之名。乃至秽粪，求不能得，头发长利，缠绕其身，故令身中支节火然，遥望见水至则火坑，饥渴所逼往趣粪秽，复有恶鬼神持刀杖固遮，今说此事，倍令我心惊畏怖惧。

「阿修罗者，虽受五欲与天无别，憍慢自高无谦下心，远善知识不信三宝，亦复不为善友所护，于世间中起颠倒想，虽见诸佛心无敬信，于上诸天常生恶心，系念伺求诸天过失。汝等当知憍慢之结，多诸过咎无所利益。所以众生不成道果，无不由此憍慢炽盛，自是非彼讥刺呵责，世间众生以憍慢故，增长邪见，邪见因缘诽谤三宝。谤三宝故受阿修罗，阿修罗中所受众苦，若为故欲尽说不可得尽。

「以愚痴因缘堕畜生中多受众苦，受种种形、食种种食、种种语言行住不同。无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水陆空行，牛、羊、驼、驴、猪、豚、鸡、狗、飞鸟、走兽，如是等辈，常为愚痴之所覆蔽。常处盲冥无有智慧，各各相于起杀害想，互相怖畏犹如怨贼，常为猎师屠脍所杀，复为师子、虎狼、豺犬无量恶兽之所齧食。常堕坑、坎、冢、索罗网，生则负重，死则[利-禾+皮]剥，驾犁挽车铁钩钩斲，羈鞅拘执。常苦饥渴，口干舌燥，虽有所须口不能宣。稚小孤迸，远离父母，水草无量，常不充足，畜生恶报，世间现见，是故我今略为汝等而解说之。」

「如我先业恶因缘故，受是兔身，唯食水草恒多怖畏，是故汝等应修善法，善法因缘生天人中，虽人道中有诸苦恼剧于诸天，犹当发愿，愿生人中。譬如官法为犯罪者造作土窖，凡有三重：重罪之人置在最下；中罪之人置之中间；罪极轻者置于上重。行恶业者，亦复如是，极重恶者堕于地狱，中品恶者受畜生身，最下品者生饿鬼中。远离如是三品恶已，得生人中，生人中已，行善不善；行上善者，入于涅槃如已舍宅。」是时，兔王常为诸兔宣说如是善妙之言。

尔时，有一婆罗门种，厌世出家修学仙法，不恼众生离欲去爱；和颜而言身无羸穢，饮水食果及诸根药；少欲知足修寂静行，长养发爪为梵行相。是时，仙人忽于一时遥闻兔王为兔说法，闻已心悔，而作是言：「我今虽得生于人中，愚痴无智不如是兔，生在兔中晓了善法。譬如日光障蔽月光，我亦如是。虽生人中为彼畜生之所障蔽，彼虽畜生或是正法之将、或是梵王大自在天，我今闻彼所说之法，心调柔和，譬如人热入清冷水。怪哉师子！多行恶业，受是兽身，云何复当杀如是兔？如是兔者，乃是纯善，形虽如是乃能修行仙圣之法，虽生畜生，而能宣说善恶之相。我从本来无可咨禀尊敬之处，今得遇之甚善无量。」

是时仙人，即起合掌，往至兔所。至兔所，已却坐一面，合掌向兔，而作是言：「汝是正法之身，将不受兔身，所有必定纯善之法，唯愿为我具足说之。我所修学长养须发、草衣、食果今实厌之，譬如钻冰求酥是实难得，我亦如是。终身长发、草衣、食果，虽修苦行正法难得。我今虽得生于人中，受人形体，远善知识，修行恶法，如七叶华正可远瞻不中亲近，我亦如是。修行恶法，有智之人，视之远去终不亲近，汝真梵王假受兔身。」

兔时答言：「大婆罗门！若我所言悦可汝心甚不爱也。所以者何？我久已离慳悋之结。往昔发心，便当涅槃，但为众生故，久住生死。」

时，婆罗门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：「汝是大士，能为众生久处是中。」即便随逐经历多年，饮水噉果与兔无别。是时，世人多行恶法，以是因缘，令天炎旱，草木华果枯干不出，海池井泉诸水焦涸，其地所有林木蓬茹蒿草，土地人民收拾去尽。

时，婆罗门饥穷困苦，和颜向兔而作是言：「我今欲去，愿不见责。」

兔闻是已，即生念言：「今此大仙不乐此处，故欲相舍。」即前问言：「此处何过，有何相犯？大仙当观身服如是葛草之衣，令心愁恼非所宜也，如婆罗门入淫女舍，甚非家法也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汝之所说实入我心，是处清净实无过患，诸兔自修亦不相犯。但我薄佑困乏饮食，是故俛仰欲相舍去。汝今当观一切众生，无不因食以活此身，汝之所说善妙法要，今虽远离，要当终身佩之心府不令忘失。汝复当知我心无慈，为秽食故，而相舍离。」

时兔答言：「汝所为者，盖是小事，云何乃欲相舍离去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我空饮水，已经多日，恐命不全，是故置宜欲相舍离。」

兔闻是已，念言：「善哉！是婆罗门，乃能为法饮水多日。」即便说言：「汝若去者，我则更无如是福田，唯愿仁者明受我请。虽知菩萨，于福田中心无分别，然施极苦饥渴众生其福最大；虽知二目是常所护，然当先救苦痛之处。汝今是我亲善知识，是我所尊有大功德，是故我今欲设微供。汝今当知，人有四种，施亦有四：所谓下者、下中下者、智者、智中智者。云何下者？施时发心求于诸有；下中下者：以畏怖故行于布施；智者：有恭敬心而行布施；智中智者：有大悲心而行布施。我今于是四施之中趣行一施，唯愿明旦必受我请。」

时，婆罗门即作是念：「此兔今日为何所见？见死鹿耶？或死兔乎？」心即欢喜然火诵呪。

是兔其夜多集干薪，告诸兔言：「汝等当知，是婆罗门，今欲舍我远去他家，我甚愁恼身体战栗。世法如是无常别离，虚诞不实犹如幻化，合会有离

犹如秋雨，有为之法有如是等无量过患，诸行如梦热时之炎，众生命尽无可还者。汝等今者，知世法如是而不能离，是故汝等要当精勤坏三有乎！」尔时，兔王竟夜不眠，为诸兔众说法如是。夜既终已，清旦地了于薪聚边即便吹火，火然之后，语婆罗门言：「我昨请汝欲设微供，今已具办，愿必食之。何以故？智人集财欲以布施，受者怜愍要必受用；若有凡人多畜财宝以施于人，此不为难。我今贫穷施乃为难，唯愿哀矜必定受之；我今深心清净启请，唯愿仁者必受不疑。」说是语已，复自慰喻：「我今为他受安乐故，自舍己身，无所贪惜大如毫厘。如是福报，愿诸众生证无上智。」自慰喻已，投身火坑。

时，婆罗门见是事已，心惊毛竖，即于火上而挽出之。无常之命，即便断灭，谛观心闷抱置膝上，对之呜唼并作是言：「爱法之士、慈愍大仙、调御船师！为利众生，舍身寿命，今何所至？我今敬礼为归依主。我处此山长发重担，虽经多年无所利益；我愿从今常相顶戴，愿汝功德具足成就；令我来世常为弟子。」说是语已，还持兔身，置之于地，头面作礼，复还抱捉犹如赤子，即共死兔俱投火坑。

尔时，释天知是事已，大设供养收骨起塔。菩萨摩訶萨，修行如是尸波罗蜜，不诳于世。◎

◎

菩萨本缘经鹿品第七

菩萨摩訶萨， 行大波罗蜜，
乃至上怨中， 终不生恶心。

我昔曾闻：

菩萨往世堕在畜生，而为鹿身；两肋金色脊似琉璃，余身杂厕种别难名。蹄如车璩，角如金精，其身庄严如七宝藏。常行利益一切众生，所有善法具足成就；身色光炎如日初出，诸天敬重为立名字号——金色鹿。为无量鹿而作将导，而是鹿王多行慈悲，精进智慧具足无减，有大勇猛，善知人语，为调众生示受鹿身。

尔时，鹿王游于雪山，其山多有丛林、华果、流泉、浴池，若诸禽兽共相憎恶，生贼害心，以是菩萨威德力故，悉灭无余。在空寂处常教诸鹿，远离诸

恶修行善法，告诸鹿言：「汝等当听！诸行之中，当观小恶犹如毒食，如是小恶，不当受之。当观小善，为亲友想，常应亲近，精勤受持。汝等诸鹿以身、口、意行诸恶故，堕畜生中不能修行所有善法，愚痴覆故受是畜身，经无量世难得解脱生死之中。欲受乐者，要因正法而为根本，夫正法者，能护众生不堕恶趣。为度烦恼苦海之人而作桥梁，如人处险要因机杖，亦如执炬覩见诸器。行正法者亦复如是，夫正法者最可亲近不可破坏，能示众生无上大道。是能为受乐者，闻是法已能令喜心，心心不断行是法者心无所畏，是法能除一切诸恶。譬如良药疗治众病，以是因缘常应忆念不令忘失，若忘失者此生空过，一切世间皆悉虚诞。唯有布施、忍辱、惭愧、智慧之法乃是真实，若能修行如是等法，是则名为具足正法。」为诸鸟兽常说是法，令诸听者心离淫欲。当是时也，犹如贤圣远离诸恶不加侵害。

复于后时，与诸群鹿游止一河，其水广大深无涯底，暴涨急疾多所漂没，坏诸山岸吹拔大树，一切鸟兽无敢近者。时有一人为水所漂，恐怖惶惶莫知所至，身力转微余命无几，举声大唤：「天神、地祇，谁有慈悲能见救济？苦哉！我今与室家别，今日困悴，谁可归依？我昔曾闻，世有一鹿，修学仙法有大慈悲，唯是当能深见济拔。」

是时，鹿王在群鹿前闻如是声，即便惊视谁受苦厄，发如是言：「我闻是已，其心苦恼，如彼受苦等无差别。」寻告诸鹿：「汝当随意各自散去，吾欲观觅平整之处，自恣饮水以充渴乏。」诸鹿闻已，寻即四散。鹿王即便寻声求之，见有一人为水所漂，复为木石之所牾触多受苦恼。鹿王见已，即作是念：「水急驶疾，假使大鱼亦不能度，我今身小力亦微末，竟知当能度是人否？宁令我身与彼俱死，实不忍见彼独受苦。」复作是念：「若使是人在于陆地为象所困，可得为作方便救护，今在此水漂疾急速，我当云何而得救拔？我设入水不能济者，一切闻知当见嗤笑，自知不能何故入水？我今虽有慈悲之心，身力微末恐不能办。我今要当倍加精进以不休息而往救之。」即作是言：「汝今不应生怖畏心，我今入水犹如草木，假使身灭要当相救。」

是时，鹿王踊身投河至彼人所，即命溺人令坐其背。溺人即坐安隐无虑，犹如有人安坐榻席，其河多有木石之属，互相牾触身痛无赖。是时，鹿王担负溺人至死不放，劣乃得出至于彼岸。溺人尔时即得救拔，安隐出已，即语鹿王：「我之父母所长养身，为已灭没，今之身命实是汝有。汝虽鹿王，身命相属，所可勅使唯垂告语。」尔时，鹿王告其人言：「汝今且听，我于汝所不求功果，亦无有心生贡高想，我今不惜如是身命，但欲为他而作利益。汝

今当知，我受兽身常处林野，自在随意求觅水草，虽不侵犯居民邑落。然是我罪多诸怨憎，兼复怖畏师子、虎狼、诸恶走兽射猎之徒，无所归依无守护者。我虽鹿身杂色微妙，一切世间悉无见者，以相救济唯汝见之，昔我立誓，若见苦厄要令度脱，人虽有力见苦不救，当知是人为无果报，如不种子不收果实。若念我者，当善摄口，知恩念恩贤圣所赞；不知恩者现世恶名流布于外，复为智者之所呵责，将来之世多受恶报。知恩之人二世安隐，非施因缘而得自在，不修多闻具大智慧，虽无水浴清净无垢，离诸香熏得无上香，离诸瓔珞得真庄严，远离所依而得自护，虽无刀杖人无侵者。汝当知之，知恩之人所得功德说不可尽，不知恩者所得过患亦复无量，是故汝今应善护口。」

尔时，溺人闻是语已，悲喜交集涕泪横流，即礼鹿足，而作是言：「汝常说法示诸众生涅槃正道，汝如良医除断众生心热病苦，汝是世间第一慈父，是尊是导实贪随侍，朝夕禀受不欲远离经一念顷，必当为恶无所堪任。我今设去虽有形体当相远离，而心未敢生舍离想也。」说是语已，寻便即路。鹿王望之，远不见已，即还本处众鹿之中。

是时，溺人既还家已，忘恩背义，破灭法炬自然其心，破伐法树乃殖毒林，心为恶器盛众怨毒，为现世利即至王所而白王言：「大王当知，臣近入山见有一鹿，身色微妙如七宝贯，在众鹿中而为上首。犹如满月处众星中，其皮杂色任覆御乘，臣知此鹿游住之处。」

时王闻已，心惊喜曰：「卿示吾处吾自往取。」溺人白王：「敬奉所勅。」王即严驾令在前导，千乘万骑随后而往。

是时，鹿王在众鹿中疲极而眠。尔时虚空多有众鸟，见王军马各相谓言：「是王必为金色鹿来。」时有一鸟即至鹿所啄鹿王耳，鹿王惊悟，心即念言：「此鸟何缘来见觉之，从昔已来众鸟等类，顾复围遶无敢近者，今日何故触犯我身。」鹿即起立，遥望王军，四方云集已来近至，复作是念：「如是众鸟，实无过咎，譬如有人所尊陷坠，以手牵拽岂是过耶！」复作是念：「是诸众生无慈悲心，世间所有师子、虎狼常是我怨，闻我说法怨心即息。是人无理，得生人中忘恩背义，反于我所而生毒害，如妙香华置之死尸，实时可恶人不喜见。是人亦尔，为得现世少许乐分，舍离将来无量乐报。」

尔时，鹿王即向诸鹿，而作是言：「汝等莫愁，王今所以来至此者，正为我身不为汝也。我今虽能逃避远去，亦能坏碎彼之军众，要当毕命自往王所，

若我如是，汝等便当东西波迸乃至丧命。是故我今为汝等故，当往王所，但随我后莫生恐怖，当令汝等安隐无患。汝等当知，我若发心欲入涅槃即能得之，所以不取，正为汝等。我至王所设使丧命，但令汝等安隐全济，吾无所恨。」作是语已，即至王所，溺人见已寻示王言：「所言鹿王此即是也。」作是言已，两手落地。

时王见已，即便下马，心惊毛竖，而作是言：「汝手云何断落如是？」即舍刀杖独往鹿所。鹿见王时心中愁恼，王作是念：「彼虽兽身非实鹿也，即是正法勇出之王。」

尔时，鹿王即白王言：「大王何缘放舍刀杖，身体流汗状似恐怖；若使于我生恐怖者，我是修慈终不相害，如月生火无有是处。」

时王闻已，心得安隐，即向鹿王，而作是言：「是人何缘两手落地？然如向言能施我等无所怖畏。云何是人直示汝身得如是报？汝向自言能施众生无所畏怖。云何乃令是人如是？若言不施，一切世间即当火然。」

是时，鹿王复白王言：「譬如有人犯官重罪，触恼无诤清净比丘，如是之人得大重罪，不知恩者，亦复如是得大重罪。王今当知，是人自作，自受其报，非我因缘。」

王即问言：「唯愿广说，我乐闻之。」鹿王答曰：「愿王问彼，不须我说。」

王即问人：「卿今何故二手落地？」是时溺人，即为其王广说本缘，王既闻已：「卿作是事已，云何当得不受报也？若有困厄依怙他人，乃至一念尚应报恩，况复多时受斯重恩，而不能报反生贼害，岂当不受如是报也。如人热时止息凉树，是人乃至不应侵损是树一叶，受恩不忘亦复如是。」

尔时，国王复向鹿王，长跪叉手而作是言：「我从今日常相归依。」

鹿王答曰：「审能尔者，敬受来意。」

王复言曰：「汝今受我，愿求何等。」

鹿王答曰：「若能于我生尊相者，今当谛听！我是兽身，唯赖水草以自存活，余无所求。大王当知，是人昔为水所漂困，无救护者余命无几，我于尔

时犹能救之；王今若有慈悲之心，当视是人如赤子想。若视是人即视于我，是人愚痴无知可愍，命终之后必堕地狱，经无量岁备受众苦，是故应当于是人所生慈愍心。大王！譬如有人，多诸子息爱无偏党，然于病者心则偏重；菩萨亦尔，于恶众生偏生悲爱，以是众生怀恶法故。是故菩萨为诸众生发菩提心。」

尔时，大王复更敛容，而作是言：「汝今真是调御大师，护持正法、救济危厄、归依之处，能除众生一切畏者。是诸众生多行恶法身应陷地，所以不没，谅由大士护持故也。从今以往，施诸鹿群无所畏乐，我今终身愿为弟子，若汝来世成无上道，愿先济度。」于是国王说是语已，即告群臣：「举国人民自今为始，不得游猎杀害为业。」

菩萨摩訶萨行尸波罗蜜时，虽受兽身于诸怨憎，乃至不生一念恶心。

菩萨本缘经龙品第八

菩萨摩訶萨， 处瞋犹持戒，
况生于人中， 而当不坚持。

如我曾闻：

菩萨往昔，以恚因缘堕于龙中，受三毒身：所谓气毒、见毒、触毒。其身杂色如七宝聚，光明自照不假日月，才貌长大气如鞞风；其日照朗如双日出，常为无量诸龙所遶，自化其身而为人像，与诸龙女共相娱乐。住毘陀山幽邃之处，多诸林木华果茂盛甚可爱乐，有诸池水八味具足，常在其中游止受乐，经历无量百千万岁。

时，金翅鸟为饮食故，乘空束身飞来欲取。当其来时，诸山碎坏，泉池枯竭。尔时，诸龙及诸龙女，见闻是事，心大恐怖，所服璎珞、华香、服饰，寻悉解落裂在其地。诸龙夫人恐怖堕泪，而作是言：「今此大怨，已来逼身，其[此/束]金刚多所破坏，当如之何？」龙便答曰：「卿依我后。」时，诸妇女寻即相与，来依附龙，龙复念言：「今此妇女各生恐怖，我若不能作拥护者，何用如是殊大之身？我今此身为诸龙王，若不能护何用王为？行正法者悉舍身命以拥护他，是金翅鸟之王有大威德。其力难堪除我一身余无能御，我今要当舍其身命以救诸龙。」

尔时，龙王语金翅鸟：「汝金翅鸟，小复留神听我所说。汝于我所常生怨害，然我于汝都无恶心，我以宿业受是大身禀得三毒，虽有是力未曾于他而生恶心。我今自忖审其气力，足能与汝共相抗御，亦能远炎大火投于草木，五谷临熟遇天恶雹，或变大身遮蔽日月，或变小身入藕丝孔，亦坏大地作于江海，亦震山岳能令动摇，亦能避走远去令汝不见我。今所以不委去者，多有诸龙来依附我，所以不与汝战争者，由我于汝不生恶故。」

金翅鸟言：「我与汝怨，何故于我不生恶心？」

龙王答言：「我虽兽身善解业报，审知少恶报逐不置，犹如形影不相舍离。我今与汝所以俱生如是恶家，悉由先世集恶业故，我今常于汝所生慈愍心，汝应深思如来所说：

「『非以怨心， 能息怨憎，
 唯以忍辱， 然后乃灭。』

「譬如大火投之于薪，其炎转更倍常增多，以瞋报瞋，亦复如是。」

时，金翅鸟闻是语已，怨心即息，复向龙王说如是言：「我今于汝常生怨心，然汝于我乃生慈心。」

龙王答言：「我先与汝俱受佛语，我常忆持抱在心怀，而汝忘失了不忆念。」

金翅鸟言：「唯愿仁者为我和上，善为我说无上之法，我从今始惠施一切诸龙无畏。」说是语已，即舍龙宫，还本住处。

尔时，龙王遣金翅鸟还本处已，慰喻诸龙及诸妇女：「汝见金翅生怖畏不？其余众生覩见汝时，亦复如是生大怖畏。如汝诸龙爱惜身命，一切众生，亦复如是。当观自身以喻彼身，是故应生大慈之心，以我修集慈心因缘故，令怨憎还其本处，流转生死所可恃怙无过慈心。夫慈心者，除重烦恼之妙药也，慈是无量生死饥饿之妙食也。我等往昔以失慈心故，今来堕此畜生之中，若以修慈为门户者，一切烦恼不能得入，生天人中及正解脱，慈为良乘更无过者。」诸龙妇女闻是语已，远离毒修集慈心。

尔时，龙王自见同辈，悉修慈心欢喜自庆：「善哉！我今所作已办，我虽业因生畜生中，而得修行大士之业。」

尔时，龙王复向诸龙，而作是言：「已为汝等作善事竟，为已示汝正真之道，复为汝等然正法炬、闭诸恶道、开人天路，汝已除弃无量恶毒以上甘露，补置其处欲请一事。汝等当知于十二月前十五日，阎浮提人以八戒水洗浴其身，心作清净为人天道而作资粮，远离憍慢、贡高、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我亦如是，欲效彼人受八戒斋法。汝当知之，若能受持如是八戒，虽无妙服而能得洗浴、虽无墙壁能遮怨贼、虽无父母而有贵姓，离诸璎珞身自庄严、虽无珍宝巨富无量、虽无车马亦名大乘，不依桥津而度恶道，受八戒者功德如是。汝今当知，吾于处处常受持之。」

诸龙各言：「云何名为八戒斋法？」

龙王答言：「八戒斋者：一者、不杀；二者、不盗；三者、不淫；四者、不妄语；五者、不饮酒；六者、不坐卧高广床上；七者、不着香华、璎珞以香涂身；八者、不作倡伎乐不往观听；如是八事庄严不过中食，是则名为八戒斋法。」

诸龙问言：「我等若当离王少时，命不得存，今欲增长无上正法，炽然法灯请奉所勅。佛法之益无处不可，何故不于此中受持？亦曾闻有在家之人，得修善法，若在家中行善法者，亦得增长，何必要当求于静处？」

龙王答言：「欲处诸欲心无暂停，见诸妙色则发过去爱欲之心。譬如湿地雨易成泥，见诸妙色发过去欲心，亦复如是。若住深山则不见色，若不见色则欲心不发。」

诸龙问言：「若处深山则得增长，是正法者当随意行。」

尔时，龙王即将诸龙至寂静处，远离淫欲瞋恚之心。于诸众生增修大慈，具足忍辱以自庄严；开菩提道自受八戒，清净持斋经历多日，断食身羸，甚大饥渴疲极眠睡。龙王修行如是八戒具足忍辱，于诸众生心无害想。

时，有恶人至龙住处，龙眠睡中闻有行声，即便惊寤。时，诸恶人见已，心惊喜相谓曰：「是何宝聚从地涌出。」

龙见诸人心即生念：「我为修德来至此间，而此山间复有恶逆破修德者，若令彼人见我真形则当怖死，怖死之后我则毁坏修行正法。我于往昔，以瞋因缘受是龙身，三毒具足气见触毒如是。诸人今来至此，必贪我身断绝寿命。」

时，诸恶人复相谓曰：「我等入山经历多年求觅财利，未曾得见如是龙身，文彩庄严悦可人目，剥取其皮以献我王者，可得重赏。」时，诸恶人寻以利刀，剥取其皮。

龙王尔时，心常利乐一切世间，即于是人生慈愍想，以行慈故三毒即灭。复自劝喻慰沃其心：「汝今不应念惜此身，汝虽复欲多年拥护，而对至时不可得免。如是诸人今为我身贪其赏货当堕地狱，我宁自死终不令彼现身受苦。」

诸人寻前执刀[利-禾+皮]剥，龙复思惟：「若人无罪，有人支解，默受不报不生怨结，当知是人为大正士。若于父母，兄弟，妻子生默忍者，此不足贵。若于怨中生默受心，此乃为贵。是故我今为众生故，应当默然而忍受之，若我于彼生忍受者，乃为真伴我之知识。是故我今应于是人生父母想，我于往昔，虽无量世故舍身命，初未曾得为一众生。彼人若念剥此皮已，当得无量珍宝重货，愿我来世常与是人无量法财。」

尔时，龙王既被剥已，遍体血出苦痛难忍，举身战动不能自持。尔时，多有无量小虫，闻其血香悉来集聚啖食其肉，龙王复念：「今此小虫，食我身者，愿于来世当与法食。」

菩萨摩訶萨，行尸波罗蜜时，乃至剥皮食肉都不生怨，况复余处也。

菩萨本缘经卷下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53 菩萨本缘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4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5/22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Jasmine 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